

桥与我的城南旧事

□ 谭梨



工作上的原因,让我有机会跟随领导,同事参观五峰山大桥。这是世界上首座高速铁路悬索桥,其雄伟壮观的姿态让我看到了人类创造的奇迹,忍不住赞叹、自豪。

站在大桥下面,看到上下层桥面连接

处由竖杆加三角形横联和吊杆钢结构前后规则地排列,如同将数学上的几何图形成比例放大到现实。桥面像一把利剑笔直地指向远方,好似要戳开远处的地平线。大桥连接了两岸,仿佛也连接了我的思绪,我慢慢闭上眼睛,脑海中的场景切

换到故乡的拱桥。

在二十多年的人生中,我没有去过多么遥远的地方,因为交通不便,道路崎岖,我在一座被群山环绕的湖北西南部小镇平静地度过了学生时代。在小学时期,家离学校不远,我从来都是步行上学,途中便不得不经过城南的那座拱桥。拱桥下的桥墩形成三个英文字母“Y”,支撑着由数十个大石板组成的桥面。桥下的小河名叫广润河,意指润泽万物,福及众生。一桥一河,组成我城南旧忆里最具标志性的风景。

岁月流逝,社会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前进。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步伐加快,拱桥两边的往来愈发紧密,那些承载能力有限的拱桥便不得不进行修缮。在我上初二时,拱桥得到了改建,桥面由原来的来人往变成车来车往,周边的楼房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

回到现实,我不知不觉走到了岸边,前面是翻腾的长江,江水很深,泛着墨绿的颜色,让人心生恐惧不敢靠近。曾记得,家乡的拱桥底下,河水清澈见底,我尤其喜欢脚踩在清凉的河水中,那是蝉鸣的盛夏里舒适难得的闲眠。

书房的变迁

□ 王慰

对于爱读书或喜欢写文的人来说,或多或少都会有书房情结,因为拥有属于自己的书房,的确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很多名人都有自己的书房,还特别给书房取了个与众不同的雅号。

由此可见,他们对书房的喜爱程度。小的时候,父亲是一名教师,他在离我们村几十里外的一所乡村小学教书,我在那所小学读书,平时,父子俩“挤”在学校的单人宿舍里生活。房间很小,但父亲还是在房间的一角给我布置了一个微书房。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一张小椅子。可以说,全是一个小字。书桌的那面墙上,做了个小书架,能放上十几本书。

书房虽小,可是我很喜欢。干净的床单,柔软的枕头,看书累了,便可以安逸地躺在床上休息。床头贴着我喜爱的足球明星“巴乔”的海报。书架上摆着中外文学名著以及小人书。小书房里洋溢着青春与书香味,书桌的抽屉里藏着属于我的青春秘密,柔和的台灯下映照着我苦读的身影。小木窗推开,

就能吹进来凉爽的风,夜深人静时,月光柔和地从窗外照进来,是那样的寂静。

小书房陪我度过了难忘的小学时光,见证了我的成长。那年,父亲要调到县城教书,我们要离开这里了,我待在小书房里,不禁伤感落泪,时间长了,有了感情嘛!在县城安家后,父亲把乡下的爷爷、奶奶、母亲、弟弟都接来了,一家六口人住在一起很温馨,也很拥挤。

不过,父亲还是在狭小的空间里,给我“复制”了和原来一模一样的小书房。知足常乐,有书读总是快乐的,从此我与书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那时,我有一个梦想,长大之后,一定要有个大书房。

刚参加工作,条件比较艰苦,与三个同事合住在单位宿舍,你能想象其拥挤的程度。那时我的工资也不高,想要为自己“打造”一个书香浓郁的书房,并不现实。于是,一到周末,我就去外面的图书馆看书,也常常借书回来,没地方放了,便放在床头,伴着书

香入眠,因此还被同事打趣:“你小子,莫不是想着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美梦吧……”

工作几年后,有了一些积蓄,也找到了爱人,便买房结婚。跑了许多楼盘,看了很多不同的房型,女朋友问我,对新房有什么要求。我笑着说:“我要求不高,有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书房,能照进温暖的阳光就可以了。”最终,新房里,一间十几平方、向南的房间成为我的书房。我亲操刀设计,一面墙全做成书柜,这样,我喜欢的书就可以尽情展示了。书桌上放着一台新电脑,毕竟,现在都是无纸化电子投稿了。书房里,放着一张长沙发、一个茶几,朋友来了,可以喝茶聊天。

爱书的朋友来家玩,最喜欢的还是到书房。因为,这里有书香味,有文化气息。基本上来的每个朋友,都对我那一墙书感兴趣,他们说,像图书馆一角,可以尽情地翻阅,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有朋友问我,你给书房起个什么名字呢。我笑道:“叫什么名字不重要,

闲翻旧书坐黄昏

□ 彭海玲

周作人曾说过:“人生的姿态尚有多种,最向往的却仍是沏了壶清茶,捧一卷书,独坐在黄昏的霞光里,又在接踵而来的夜晚,听谁弹一支塞上琴曲,吹一管月下洞箫。”

“得半日之闲,可抵上十年的尘劳。”他的作品因此在文学史上被称为“闲适风”,他的生活也处处离不开一个“闲”字:闲游,闲卧,闲适,约人闲谈,闲翻旧书。在所有的“闲”中,他用作读书的时间恐怕也是最多的,他“无书不读”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事情,一直被许多文人雅士所神往和崇敬。

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常常为了生计而

四处奔波,整天一个“忙”字在口,为了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有时焦头烂额,身心疲惫,却没有给自己留一点闲暇静心凝神地去读书,心中被俗物挤出的褶皱就难以被抚平。

读书,是一件寂寞的事,要想把书读好,就必须耐得住“书房一角”长年累月的冷清与萧瑟。或许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寂寞,但在书中我们能与作者交流,与内心对话,与灵魂沟通。“能甘寂寞是男儿”,当代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如是说,甘于寂寞的人往往不会寂寞,勤于读书、乐于读书的人也不会寂寞。

时光猎猎,逶迤而过。青春是一棵肆

意生长的植物,我们在成长中逐渐忘却了儿时斑斓的梦,长大后,书籍仍是心灵世界的一个好去处,带给我们寂静的温暖。那温暖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一切都变得那么清、那么静,日子静了,时间静了,街市静了,书香也静了。

我常常驻足于简陋杂芜的二手书摊前,拾起铺在地上的书本捧在手中,把每一页翻得沙沙作响,陈旧气息中不免烙满了原主人的丝丝印记,散发着凝结人类智慧的缕缕书香。

在书页承载的时光旅行中:有光辉璀璨的诸子百家,也有峥嵘耀世的人物传记;有优美雅趣的诗词歌赋,也有情深意

我常在小河边和朋友们一起比赛抓小螃蟹,用放学后刚吃完的方便面袋子装满一袋又一袋,然后在夕阳余晖中满载而归。回到家后,母亲认为河边非常危险,便不再允许我去游玩。

后来每当背起书包从拱桥上走过时,我都会忍不住向下看看河边,那里有我堆砌成螃蟹形状的小石堆。

生活中有一种诗意的美,且看你是否在意、留心。享受来时路上的点点滴滴,留存一段难忘记忆,总有那么一方天地,可以寄存自己心中的那片宁静。

人的一生中可能会经受如山一般的挫折,如海一般的磨难,有的人选择退缩,因而心生遗憾;有的人不断进取,最终获得成功。人生如桥,只有不惧峡谷,不畏洪流,才能不断超越,天堑变通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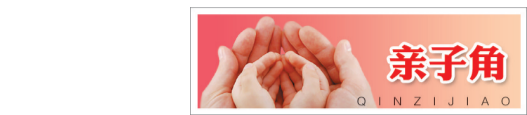
我出神地凝望着江面,同事轻拍我的肩膀说该回去了,我忍不住抬头又看了看这座雄伟的大桥,内心更加坚定,我将始终保持自信,勇敢无畏,不断前行。



重要的是自己喜欢就行了。”我喜欢倚靠在书柜旁慢慢地翻阅带着墨香的书,喜欢听着轻快的音乐,喜欢在键盘上敲打文字,喜欢看绿色盆景养神……可以这样说,在书房里,做什么事都能感到怡然自得。

再后来,我们有了大宝、二宝,在大人的熏陶下,他们也喜欢读书。我们一家四口也换了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书房也“变”大了许多。经过多年的“淘”书时光,我家藏书达到上千册了,周末闲暇时,一家人在书房各自阅读喜欢的书,静享时光,其乐融融。

从小到大,从简陋到宽敞,书房的变迁我经历了从少年到中年的过程。我很幸福,书房岁月里走过自己的春夏秋冬,在书香中享受精神生活的愉悦。



最好的教育

□ 赵自力

因为常常逗娃,加上带娃理念相同,方法相近,我们七八个家长走在一起,常常琢磨着怎么培养孩子。

孩子们年龄相仿,都是七八岁的样子。我们的做法惊人的相似,带孩子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丰富他们的阅历,提高认知水平。所以每到周末,给孩子的任务就是一个字——玩。

“每个人的童年只有一次,我想让孩子的童年充满快乐,这样回忆起来不至于留下遗憾。”朋友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户外成了我们亲子的最好场地,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

每年春天,我们都要陪孩子去采茶。每每这时,孩子们是最兴奋的,在茶园里穿梭着,嫩嫩的小手,采摘那嫩嫩的茶叶。

大家一边走,一边聊,天讲笑话,岁月静美,一点点感受着劳动的喜悦。家长们也不闲着,提着小筐也体验一把采茶乐,一晃就像回到小时候。

小半天时间,孩子们就能采到不少,然后再和我们家长一起去过秤,现场领到鲜叶采摘费。有时是几块钱,有时有十几元,于是,多次积累在一起,大概有上百元了。

汗水在孩子们脸上流淌,淌出一条条水痕,但脸上更多的是笑容,自己挣的钱自己保管。把劳动当作一种享受,这是多么难

得的体验。
对大自然的“探险”,是我们带孩子认知大自然永恒的主题。我们爬过多次山,每次爬山前,都明确目标,要达到山顶,如果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先是爬小山,然后逐渐增加难度,中间安排多次补给。

要求孩子们做到的,家长必须先做到,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孩子们从多次爬山体验中,知道只要不放弃就会成功登顶的道理。这种精神,我们家长称之为爬山精神,希望孩子的成长有帮助。

我们上山去认识各种树木,从低矮的灌木到高大的乔木,从落叶林到四季青。

我们还一起到河里玩耍,摸各种有趣的小鱼,还有螺蛳和螃蟹。下到田地里,认识各种庄稼,也是孩子们的最爱。脚上沾多了泥土,说话也接地气一些,见识也广泛一些,再也不会哪个把小麦当韭菜叶了。

一次次的户外活动,锻炼了孩子们的身体,增长了见识,更主要的,也让他们感觉到大自然的美好。

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还会让孩子们自己去农场野炊,自己动手解决温饱问题,孩子们都像小大人似的,想起来就很有意思。

最好的教育,不是生搬硬套,不是照抄照背,而是让孩子们亲身经历。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好的家风家训不仅承载着祖辈对后代的期望与鞭策,也体现了优良的民族之风。

日前,镇江博物馆名人故居管理部的工作人员走进红旗小学四(7)班,联合开展“读名人家书,传优良家风”诵读活动。活动中,通过诵读梁启超先生家书,生动阐述了良好家风家训给家庭氛围和社会风气带来的积极作用,引导未成年人感悟好家风、家训的深厚底蕴和魅力,自觉培养文明和谐健康的家风。

熊建琳 刘子倩 摄影报道



沉迷往事的母亲

□ 张珠静

有一天吃过晚饭,我与母亲坐在客厅看电视。我摸一摸自己的头发,随口就提了一句该剪头发了。

母亲转过身看着我,开始絮絮地讲:“你快满一岁的时候,我们要给你剪头发,你却怎么都不配合。当时我抱着你,你父亲捧着你的头,奶奶负责逗你开心,爷爷拿剪刀。你哭嚷着挣扎起来,四个大人都拿你没办法……”母亲刚讲完,我就拉下脸打断她:“这个事,您已经说过好多次啦,我早就听腻了。”

母亲顿了一下,止住了声音,不再讲下去。我不以为意地拿起手机,查找附近的理发店。

过了好一会儿,我抬起头,看见对面的母亲怔怔地看着窗外。窗外灯火通明,母亲却神情落寞,俨然像一个失落的孩子。一时间,儿时的记忆扑面而来。那时,我的嘴巴闲不住,见到什么都好奇,然后抓着母亲问个不停,母亲不管多忙碌,都会随时回应我,从没让我失望过。

那时,母亲话不多,每天忙里忙外地操持着我们这个家。而我只要遇到了新鲜的事,就会第一时间跑过去告诉她,“我刚刚看到了好大一架飞机。”“我抓到了一只蜻蜓啦”……

每当这时,母亲不管在做什么,都会停下手中的活儿然后蹲下来,把耳朵凑到我跟前,听我慢慢讲完每一句话,并笑着一一回应。得到回应的我,才心满意足地笑着跑开了。

突如其来的回忆,像给我扇了一个耳光,我对母亲的耐心,竟没当初母亲对我的万分之一。

我细细回想起了眼前的母亲,不知何时,她的双鬓染满霜雪,皱纹爬满了她原本白净的脸庞。原来,母亲已经这么老了,我能陪伴着母亲的时间,也已经进入倒计时。

她现在需要我,就像小时候的我需要她那样。她曾经那么用心地陪伴我长大,如今却如此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脸色。顿时,我的心,止不住地抽痛。

于是我接住刚才的话题,问她:“后来呢?”听到这句话,母亲的目光落回我身上,眼里又聚起了光,接着说:“后来你的头发剪了一半……我们最终只得放弃。”说完她笑了,笑得那么灿烂。时间仿佛又回到我小时候,母亲还是年轻的样子。

关于我的往事,在母亲的回忆中,擦拭了一遍又一遍。往后的时光里,我也愿如她养我长大一般,陪她慢慢变老,留下更多属于我和她的珍贵回忆。

情景交汇的识见与省察

——读《文学的摆渡》

□ 彭忠富

视。季进指出,究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对于由官方主导的文学推广运作中文学性和透明性的质疑,使得争议的焦点聚焦于非文学的领域;二是海外评论家或读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陌生以及解读方式的匮乏,使得外部研究成为自然而然的切入点。

季进强调莫言之获“诺奖”,受惠于以英译本和瑞典文译本为代表的海外译本的质量和影响力,更可以确定的是,莫言获奖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更多当代中国文学译本的刊行和衍生,以及更多从未了解中国文学概念的外国读者的加入,而这一阅读过程又将极大地丰富莫言作品以及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互文和想象的空间,从而于传播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这才是莫言获奖之于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意义。其实,翻译就是文学的摆渡,摆渡并无定向,它只是不断地唤起问题,让我们或面对他人,或直面自己,或理解历史,或迎接挑战,凡此种种,形塑了文学的伟大或渺小、幽暗或光明。

近年来,季进着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及时译介评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扮演着文学传播与文学交流的角色。其代表性著作有《钱锺书与现代西学》等,主编有“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等。季进最新出版的《文学的摆渡》借由作者的海外访学经历和治学经验,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而展开,涉及中国文学史的重写、文本的翻译与传播,以及跨文明的文学对话等论题。

这些文章或学术或八卦,或严肃或轻松,或考证或阐释,或纪实或抒情……在运动和流变中看待“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大问题,找寻‘世界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书分为四辑。第一辑写夏志清、夏济安的人生际遇和治学理念;第二辑写书,论及《沈从文传》《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新型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第三辑是综论,以海外的“《解密》热”现象、阿来《尘埃落定》的英译与传播等为例,论述“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呈现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复杂性和多维度;第四辑写人,论及宇文所安、李欧梵等海外汉学教授,是对海外学术大家的简单素描。

本书堪称一次有趣的文学探索和本国旅行,勾勒出了无限弥散与增益的海外汉学空间。

季进强将自己的体验、省察和知识分子情怀融入这些学术散文之中,因而更富于启示,更能动人心弦。季进告诫我们,在讨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时,强调阅读和接受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简单迎合外语读者的阅读兴趣,或单纯追求再语境化的成功。相反,翻译文学应该有提供提供一个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反思和对话的空间,从而将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阅读引向深处,使中国当代文学成为海外读者世界文学认知中的重要面向。



莫言 2012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围绕其获奖的讨论也聚讼纷纭,至今不绝。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专家季进认为,在海外,相比于莫言作品独特的审美价值,他的背景、立场和地位明显受到更多的关注。这样的审视对于莫言来说,显然是对其巨大的文学成就的直